



钩沉逸事

乐史琐屑

张 彤

大约在十年前,我在饭局上遇到一位合唱指挥,他说他的老师是一位奇人,年轻时曾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,那时就跟犹太小提琴家卫登堡学琴。卫登堡是世界级的小提琴家,早年有许多中国小提琴家曾受教于他。我当时正在写这方面的文章,一听这内容,非常感兴趣,就跟这位指挥使劲聊。聊到后来他都没词了,因为他除了跟老师学指挥,对老师的故事也知之甚少,他说:“既然您这么有兴趣,咱们不如哪天一起去拜访老先生。”

我一听可太高兴了,我那时候还年轻,一高兴酒喝起来就没个头儿,一使劲把这哥们灌趴下了。所谓“伤敌一千,自损八百”,第二天醒来也一个劲地犯迷糊,最关键的问题是我跟这位指挥虽然聊得热乎,却忘记他姓甚名谁,打开手机通讯录,看着好几百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发愣。问了好几个前一天一起喝酒的人,都说不知道。还有一位问我:“你昨天也去吃饭了?”搞得我很恍惚。我那时候时常参加音乐界的聚会,搞音乐的人非常感性,一喝就不少,喝多了又唱歌又弹琴,非常愉快,但想要说点事就很难。在那个气氛里,基本上所有的话都被分成一小节一小节的。

我一直想着这件事,也渐渐了解到这位老先生的一点故事。老先生姓徐,退休时是青岛大学外语学院的教授,儿子是著名的旅美钢琴家。其实早几年,钢琴家徐先生回乡演出时,也有朋友招呼我去见过,当时是在浙江路上的老教育学院,刚改成酒店,徐先生正被几位老朋友簇拥着。我后来也在其他媒体上读到过这位徐老先生的事迹,报道说,他曾

是中纺青岛分公司的调查员,并曾担任中纺嫩江路幼稚园第一任园主。徐先生一直住在嫩江路上的中纺大院里,我现在每天上班时都会看到那些老房子,起初觉得遗憾,没有按预想的计划去拜访,去了解更多往日的风云。

许多小提琴家都在文章里写到过卫登堡,他是匈牙利小提琴大师约瑟夫·约阿希姆的关门弟子,1901年以小提琴和钢琴两科毕业于柏林皇家音乐学院,获得过门德尔松小提琴比赛首奖,曾做过柏林交响乐团首席和皇家音乐学院教授,二战时来到上海,在这里度过了余生。这位世界级音乐家在遥远东方的经历一直让我觉得神秘,更加神秘的是,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原来近在咫尺。

多年前,我去采访小提琴家李珏时,也曾听她讲起过卫登堡的故事。她说,那时候大家只知道他拉琴好,不知道他究竟多么有名,后来在音乐辞典上看到他的名字,才知道他来上海之前已经是著名的小提琴家。李珏曾是中央乐团的小提琴首席,她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指挥家李德伦的夫人。李珏过世后,她的好友、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在唁函中提到:她与李珏老师曾有过一次近一小时的通话,回忆卫登堡教授。当时卫登堡教学都是在不同的同学家里,司徒便是一个教学点,为此李珏也每周都会到司徒家上课。

在这封唁函中,我还了解到另外一个信息,就是李珏在当年曾被遴选为歌剧《孟姜女》的主角,这是俄国犹太音乐家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,以西洋歌剧的形式融入了京剧音乐的元素而写成的。李珏当时是京剧界名票友,被选为主角也不意外,只是后来可

能又有波折,我们看到流传下来的节目单中,主演另有其人。

这里提到的阿甫夏洛穆夫是一位重要的作曲家,他写了《北平胡同》等中国题材的音乐作品,电影《风云儿女》上映时,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配器的便是他。阿甫夏洛穆夫生于中俄边境附近的庙街,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很近,他的父亲开了一个鱼行,雇用了许多中国工人,他自幼就在中国民谣及京剧的旋律声中长大。1910年,他去了瑞士,先是学医,但他无法放弃对音乐的志向,便违背父愿进入苏黎世音乐学院学习作曲。1916年,他经哈尔滨来到北京。他对中国音乐的兴趣越发强烈,利用收购皮毛的机会来到山东、河北、内蒙古等地的村落,每到一处从不忘收集民间音乐。

这位音乐家的传奇经历引发了我的兴趣。我在网上找到一本他的传记,就托在美国留学的朋友购买了一册。这本书里提到,阿甫夏洛穆夫也曾青岛工作,他在这里的工作地点为abattoir——屠宰场。阿隆·阿甫夏洛穆夫的儿子叫雅各·阿甫夏洛穆夫,这本传记便是他根据父亲留下的一些文字写成的。

根据他的记叙,他的父亲1917年第二次来到中国,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青岛。他猜测,父亲应该是在青岛有亲戚。阿隆在幼年时,家里有一位能干的中国仆名叫董发(Tung Fa),董发身高一米九(六英尺三英寸),来自芝罘,善于唱中国戏曲和民歌,阿隆对于中国音乐的喜欢最初就源自这位山东大汉。阿隆来到青岛是否与家里的这位仆人有

关,传记里没有写,我们也只能猜测,这位著名的作曲家来到遥远的中国,四处寻找工作机会,当时开在西镇的屠宰场是一家先进的现代企业,也许更吸引外侨。传记中也提到,他不久便失业了。看这个时间点,应该是与德国在中国战场的失利有关。这本传记里,我只读到这么一点关于青岛的记叙,其中提到在青岛的屠宰场工作时阿隆已经开始作曲了。

阿甫夏洛穆夫对《孟姜女》的故事非常感兴趣,后来,他在上海与姜椿芳合作,创作了歌剧《孟姜女》。《孟姜女》于1945年11月26日下午5点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正式上演,公演后虽反响强烈,但也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。这部戏后来还有一些曲折的经历,写出来也是一部剧。我在沉迷于这些故纸中时,也了解到姜椿芳的一点信息,他是翻译家、出版家,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始人。巧的是,姜先生的儿子姜抗生一直在青岛工作生活,抗生是古琴家,曾担任青岛市古琴协会名誉会长,早几年,我的同事多次采访他,而等我了解其中渊源时,为时已晚,他79岁时便过世了。

乐史边缘有许多琐碎的线索,虽然引人入胜,却很难将其编织在一起,因为这些细小的线索之间往往互相缺少关联。需要沉下心来寻找证据,我对这些边边角角的史料有一些兴趣,在做记者的时候也有许多便利,本来是有机会将这些碎料拼贴在一起,累微以著,逐渐还原出一个时代的音乐生活。可惜的是,许多很好的机会就那么糊里糊涂地错过了,现在想起来,只是觉得遗憾。



风物小雅

古树千古

周常温

树,自然与人文之根,国之宝。磅礴雍容,虬枝交错,神形怪影,浓香袭人……这是千百年的文明,是千百年的传承,是千百年的记忆,是千百年的印证。

我当记者时,跑园林绿化行业报道。日久,兴许是“爱屋及乌”,便也喜爱、迷恋上了古树名木。古树名木,是上苍与先祖的赐予,拥有无与伦比的顽强,传达着一个个区域的古老信息,镌刻着一座座城市的兴衰变迁,承载着一代代民众的乡愁情思,是绿色文物和活的化石。

何谓古树名木?百岁“寿星树”即为古树,珍稀或具有历史、纪念意义的树木则称名木。我探寻青岛古树名木之源:庙宇、寺观兴建时,银杏、圆柏等树种多被栽植,因其病虫害少、寿命长,再加之选址山清水秀,悉心护佑,历经千载依然生机勃勃;自然野生形成古树林,如青岛近海岛屿的山茶,因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独特,成为中国最北分布,岛上人烟罕至,少遇损毁,历经百年依然葱葱茏茏;早期大移民之时,为追忆故乡宗族,常常会种植银杏、柏树、国槐等,历经风雨依然欣欣向荣。

青岛古树名木之最中,位于崂山太清宫三皇殿的汉柏凌霄,堪称青岛树龄之最;最粗者是崂山区王哥庄街道的一株国槐;树高之王是李沧区世园街道的一棵银杏;冠幅最大的是崂山太清宫的糙叶树;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崂山太清宫名为“绛雪”的耐冬,由蒲松龄老先生的《聊斋志异·香玉》而名扬天下。

汉柏凌霄是青岛古树名木中当之无愧的超级“老寿星”,为西汉建元元年道士张廉夫在崂山初创太清宫三官庵时亲手所植,入选“中国百株传奇古树”。

汉柏凌霄一名的由来颇有学问。通常人们认为这株古圆柏因植于汉代,又因树上生有凌霄,故称汉柏凌霄。另外一种版本是,古圆柏高大,很有凌云高耸、直插云霄之气势,因而名曰汉柏凌霄。更令人惊奇的是,在树干离地10米高的分杈处,又长出刺楸。三树一体,共荣共生,尽阅人间沧桑。当地人奉为神树,是太清宫的镇宫之宝。此树曾遭两次劫难:雷劈,火灾。年代久远,时间已不可考。其伤痕如今还清晰可见。

海上仙山崂山还孕育出花木明星——耐冬。耐冬其自然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,崂山沿海岛屿为中国山茶属植物自然分布的最北端。崂山耐冬这便戴上了极具科研价值的光环。眼下,长门岩岛的耐冬是亚洲地区在海岛露地生长的树龄最长、数量最多的野生种群。

耐冬四季常青,冬令花开至春季,红瓣黄蕊,精致怡人。冰天雪窖,万木凋零,她却争奇斗妍,花朵灼灼,馨香阵阵,严冬臣服。蒲翁妙笔生花,以上清宫内的牡丹和太清宫中的耐冬为题材,写下传世名著《聊斋志异·香玉》,创作出了红装仙女——“绛雪”花仙。

世间沧桑,夫复何言?耐冬与青岛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愫,世代延续,铮铮气概,象征着青岛人民率直豁达、忠厚随和之品格与精神。

1988年春天,青岛市人民代表大会确定耐冬(山茶)为市花,雪松为市树。太平山记录着雪松与此地的对话。雪松引入青岛,栽培于此。太平山雪松被注入了气候、水土、科技诸独特的青岛元素,更显丰满,舒展,浓郁,雄伟,雪松覆雪,我登临太平山观赏赏松。这里的多株期颐雪松,仍旧婀娜葳蕤。静静聆听,雪花飘落如同轻柔的乐章,在耳边缓缓奏响。我的心境变得平和而宁静。寒风过后,雪松的枝桠轻轻摇曳,仿佛在沉吟低语。阳光照射山林,雪松的田田针叶闪烁着光芒,在空气中弥漫着芬芳,恰似一幅诗意浓郁又香气四溢的美妙画卷。



往事如风

永远铭记

夏方成

1945年,我刚8岁。记得8月15日那天清晨,我被一阵阵多年未曾听到过的鞭炮声惊醒了,母亲也在我的耳边大声叫我:“快起来,快起来,小鬼子投降了!”我一个滚儿爬了起来,两只手揉了揉惺忪的双眼,急忙穿起衣服便跑出了家门。大街上全是人,“小鬼子投降了!小鬼子投降了!”喊声震天,欢笑雪,哭泣声此起彼伏,人们欢笑中含着泪水,泪水中露着笑容,又是握手,

又是祝福,8年来的阴霾一扫而光。我们这帮儿童,有的爬到树上,有的登上了屋脊,伸长了脖颈,一起向东南方向望去。我竭尽了全身的力气,爬上了湾边的一棵大柳树,站稳了脚跟,睁大了眼睛向东南方眺望,只见一股浓烟直冲云霄,“小鬼子的炮楼被烧了!”我欢快地大声叫了起来。

在我们村的东南面,是掖县(今称莱州)有名的大村平里店,全村估计有一千五六百户,它是烟(台)潍(坊)公路上的要塞之一。村里设有大集,街道两旁商铺林立,平时人来人往,十分繁华。日寇占领掖县后,便四处抓人在这里修炮楼。在八路军的组织下,年轻的村民便和日本兵捉迷藏,每天出工的人寥寥无几,白天修了几米的墙,晚上武工队便乘机进行破坏。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周旋,碉堡才修成。自此,日寇便以此为据点,不断向周围近二百个村

庄轮番扫荡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。为驱逐日寇,打击其嚣张气焰,在共产党的领导下,各个村都先后组织起了民兵队,各区都成立了武工队,村与村之间,还挖有两米多深的沟壕,便于往来隐蔽。

我们村当时属于掖县第四区,区中队据说有一百多人,他们昼伏夜出,神出鬼没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。当然,由于我们的武器落后,有时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。1943年秋季的一天,区中队三名年轻的队员在返程路上,突然碰到了扫荡归来的日本兵,他们三个也倒卧在了血泊中。三天后,区里在吕后村的打麦场上举行了一次万人追悼大会。会场正中央,三口黑色棺木一字排开,民众自制的花圈摆满了场内外,自制的白纸花挂在每个人的胸前,人们排着队,依次向烈士庄重地行礼,在三位烈士家人声泪俱下的控诉中,全场一片哭声。随之,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声冲向云天。当时,我刚上一年级,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,既感动又愤恨,心想什么时候把日寇赶出中国去,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邻居们常说:“只要能赶走小鬼子,即使天天吃糠菜,也心甘情愿。”

日寇的侵略罪行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抵制和反抗。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小孩也参加了儿童团,站岗放哨,与日寇、伪军展开智慧的较量。那时每天早饭后,一走进教室,老师便按照预先安排好的顺序,派两个学生到村东南口站岗,看东南方有无异常。平里店的炮楼离我们村只有七里路,而我们村的学校恰恰在村的西北头,有一时不等我们的岗哨跑到学校报信,敌人的电驴子(即摩托车)、马队就赶到了。为了避免意外发生,在老师的引导下,每个同学的座位底下都挖有一个藏书的小坑,一旦日本兵进村来不及放学回家,便迅速地将八路军发的正规教材藏入小坑内,再从书包内拿出日本发的课本装样子。

有一次,日本兵突然进村,离学校住得近的学生都疏散回家了,而我们四位男女同学整理完教室要离开时,敌人已经进了校园。我们急中生智,努力把墙上的黑板摘下来,靠在讲台的墙根上,钻了进去,屏住呼吸,只听到几个日本兵在教室里边砸边骂,刺刀把刚糊好的窗根纸全捅碎了。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,老师来察看教室,发现黑板在动,掀开一看,原来黑板后有四个同学,急忙说日本兵已经走了,回家吧。第二天老师在班上首先表扬了我们。我们也为自己机智地瞒过了日本兵感到骄傲。



时代风起

山 角

《大海风》是赵德发的新作,也是与青岛这座城市密切勾连的佳作。其将创写的目光回溯到百年前的现场,于海边一个小镇日常生活的摇曳中,形象而又真实地复原着彼时中国格局的变化与走向,将中国的近现代史用身边事、熟悉人,放到了我们眼前。涛声依然如旧,大海风摇动的历史桨声深沉回荡。

《大海风》的故事从一艘渔帆船的失事开始。在外求学的主人公邢昭衍,乘自家帆船发生事故。帆船沉没,邢昭衍同一名船员逃生。邢昭衍九死一生、潦倒不堪的身形似一把隐形但尖锐的小刀划开了现实一角,揭开了浓缩在那个叫马蹄所的小村庄的历史。百年前的民间生活复写在那里,没有颠沛流离、艰难困顿,反而保持了一份安静与沉着的生活常态。这份安静与沉着来源于民间的力量——浩然无畏。《大海风》是为数不多刻写大海的作品,它所书写的是独属于海洋的力量、海洋的精神。与土地的生机相比,海洋多了一份浩然,浩然是一种气魄,是无所畏惧的倔强。这份浩然无畏镌刻在那些水手身上。他们是来自民间的精神磐石,那些以望天响、纪老大为代表的水手们面对风浪,以坚定的意志和不屈的身姿勾画出时代纠葛的缓冲地带,让陷身于冲突之中的当事人有所依、有所靠,能够在变迁临头之时,仍有一份安稳。经海洋历练的民间,是现实中保有归属感的寄托,民间无形,却有气场,风雨来临,能有所依靠,这是民间真正的力量。

主人公邢昭衍生活在海边的一个小村,他的祖祖辈辈也生活在这里。家族的走势映射出时代的动向。邢昭衍用人生的过程,勾画出契合时代规律的线索。那是新旧交织的时代,也是内外矛盾冲突的时代。能够在波诡云谲之中,提炼出合拍节奏是不凡的。这份节奏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再到革命救国。最初的教育救国被现实轻易打破,在无奈放弃了投身教育的念想之后,邢昭衍接过了父亲的船桨,开启了海运实业。或许此时的邢昭衍只有生存的概念,而当实业逐渐升级为事业,实业救国的理念逐渐清晰,在收购了张謇的航船之后,实业救国的理念完全树立。时代浪涌到了这个时节,凡有爱国之心者都会升腾出救国之意,践行救国之举,邢昭衍所代表的家族即是其中之一。当然,时代的步伐是不断变化的,就在邢昭衍还在深信实业救国时,他的儿子邢为海却拿起了武器。而当邢昭衍被儿子启蒙,被现实激活,最终拿起武器时,邢为海便走向前台,那里将有另一方天地迎接。一个小家族用前后相继的传承,跟上了大时代的节奏。

无数个小人物和小家族共同组成小乡村,大民间与大时代一并谱写大历史。《大海风》的书写有海洋的气概,有时代的动荡,当站在大历史的山头,就会看到,一堆看似凌乱不堪的脚印隐约勾勒的向前趋向。地理是历史的棋盘,按照“人物+时代”的规律运行。《大海风》的人物是多元的,每个人都可以划出一张自己的路线图,当越来越多的路线图交织在一起,就会发现似乎可以组成几条小路,其间的一条小路随时代的划痕,经越来越多的人汇聚,就成了一条大路,成为时代的通衢。当然,《大海风》里的人物众多,有男人,有女人。尤其是三位不同的女性需要注意,她们并非历史的背影,而是气质的写照。一位是邢昭衍的老婆梭子,是传统的中国女人,走一条守家的路;一位是他的小姨子笋子,是可以另类相称的女人,走一条不规则的闯荡路;还有一位是他的下属兼情人翟惠,是时代的新颖女人,走一条创业的路。从这三位女性的命运,可以隐约感到,无论是谁,无论在哪,无论所处的时代多么残酷,在字里行间,总是写满了对女性的体贴与怜悯,这是波诡云谲时代中,女性的特权,传达出历史对女性的尊重与善待。

赵德发的《大海风》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新写实主义的历史题材小说,用一个并不太长的地理跨越,书写了那个时代社会的种种姿态。生动展现了一个全景式、多层次的生活图像,并由此反映出宏大历史的既有足迹和发展趋势。让我们体会到人在历史运转过程中的角色和势能,看到历史与现实的轨迹。